



慈湖先生遺書序

侍御史秦君祇



命按大江之西丕釐庶政罔不協于一馴
致融浹則深惜夫俗學惟馳驚口耳俾
聖道不明于人心畏難苟安耻論懼蹈
支離為功辟若汎江河望茫淼罔知源
委若啖蔗脆服綺縠罔克問粟帛雖行
以習莫著莫察乃出舊所藏慈湖先生

遺書若干篇手自勘讐得十有八卷復
節縮稍食以饒諸梓將眎夫世之學者
比訖功遺予一編讀且繹既終卷則識
夫所謂天命之正與公人心之靈與廣
理欲義利毫釐千里之異為學存省體
充先後緩急之序古今禮樂制度之變
之詳天地日月鬼神曆數高遠運行之
與之幽人倫庶物之巨之細之要規模

條貫闊大森整而詩文若賦諸什皆溫
潤爾雅不規時好作俗下語沛乎若有
契遂不辭贅言簡端於乎士君子為學
以自命于聖賢必托諸言以昭示無極
然立言亦未易也精思力踐恍然有悟
措諸詞說氣昌而意足以不背古訓道
斯至矣有宋專門文章無慮數十家其
言卒澤於道可以俟百世于不惑則惟

濂洛關閩之學為然蓋其學以窮理尊
道為本以明體適用為貴式是古訓以
迪知忱恂靡有他適其或未得蚤夜孳
孳不遑寧息真若卒歲者之於衣褐若
農夫力穡以必求有秋又有若致遠負
擔不弛于肩以求必造視古聖賢同賦
均予弗敢多讓體認既真積習漸以久
乃由中以出推於人人敦典厚俗凡上

下內外罔不章叙字格比播諸言明粹
洞徹指深慮遠與古訓若合符節於百
世之上天下後世讀其書得以引伸觸
類感發本然以不迷所適以不甘與草
木鳥獸同罔罔於化育於乎君子之學
至于是其效不亦遠且大哉邈厥所繇
亦靡有他自吾心之正以求諸道優柔
涵泳用俟自得焉耳慈湖先生之書其

慈湖先生遺書 序
殆若是也與哉聞先生書尚多茲特其
什之四五耳然非侍御君篤信而好之
亦并歸於散佚也已先生姓楊名簡字
敬仲浙東慈谿人宋乾道中進士終寶
謨閣學士侍御名鉞字懋功正德甲戌
進士蓋與先生同邑云

皇明嘉靖四年歲在乙酉冬十月庚子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奉

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武陵陳洪謨宗禹
謹序



慈湖楊先生遺書序

余少讀性理羣書未能折諸聖也見有所謂楊慈湖氏者不知其學不知其為象山高弟今

巡按江右秦公道出信州手是編以示余曰慈湖吾鄉先正也其遺書尚存顧多舛訛子盍正之俾世之學者窺其淵源余始得而玩之知先生之學受之庭訓悟之扇

慈湖先生遺書 序 五
訟而大有得於靜觀體會之餘求諸心之
精神則曰聖在是見孔子絕四曰無意則
欲不起念自謂學者舍是皆第二義也故
其鞭辟處如捍強敵一至融液脫落殆晴
雲騰空舒卷自如而光風化日有莫測其
端倪者然余嘗聞之孔子語諸子之求仁
其義不一曰克己復禮曰敬曰恕曰恭曰
忠曰言詡曰先難曰愛人曰寬信敏惠因

材而篤使之會萬為一慈湖豈皆不屑是
也蓋學者分量不同夫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萬世心學精一之綱要也不然又獨不
聞太極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乎此一貫
之旨也未至慈湖者當自考矣余也莽裂
何足語此特承示以識一言若篇章謬複
多所散逸而大意蘊苞釐校彙粹終以成
集而梓行之以不違秦公詔世之初心斯

同寅顧惟賢之緒餘余無庸焉謹序

嘉靖四年乙酉季秋九月吉日太倉周廣
撰

宋史列傳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為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適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差浙西撫幹白

君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
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脩衆大和
悅改知岷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
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為民害簡寘獄
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耻
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
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成丞相趙
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
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
易危為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

深辨臣為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
害亡義臣耻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
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
州以言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
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
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
傳誦為之涕泣詔以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
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
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必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
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以面對

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私鬪五百為群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簡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謹踊名楊公河帝遣使至郡譏察使於簡為先世契出郊迎不敢

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簡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跋跋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况今天使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曰某不敏敢不敬

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間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携緣道傾城哭送入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賢久任為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

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
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
父母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靳脫死乃速得死豈
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也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
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
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宮秘閣修撰主管千秋鴻
禧觀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
紫衣金魚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理
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
議大夫慈谿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

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
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
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有甲藁乙藁冠記
婚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
已易啟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日
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日擇賢以久任中外
之官三日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日罷設法導
淫五日治正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
次急者有八一日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日
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日罷妓籍從良四日漸罷
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權酷而禁羣飲五日
擇賢士教之太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
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
學六日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
行之七日禁淫樂八日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
也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

慈湖先生遺書目錄

卷一

家記

已易

泛論易

卷二

家記

論書

詩

卷三

家記

論春秋

禮樂

卷四

家記

論論語上

卷五

家記 論論語下

卷六

家記 論孝經

卷七

家記 論大學 中庸

卷八

家記 論孟子 諸子

卷九

家記 泛論學 論文 論字義 論曆數

卷十

家記 論治務 論治道 論封建 論兵

卷十一

書

學者請書 二首

過庭書訓

汪文子請書

詹亨甫請書

王子庸請書 二首

永嘉張真翁求居處恭發揮數語

日本國僧俊芿求書

贈陳伯量

與張元度

贈毛誼夫

遺項吉甫

送子之官

贈錢誠甫

已上出甲稿

炳講師求訓

恪請書

葉元吉請書

翁妣之請書

書遺文儀

書遺桂夢協

講義

吳學講義

樂平縣學講堂訓

先生曰勿盡信非聖之書

又曰

孔子閑居解

禮樂之原即五至

卷十二

記先訓

卷十三

序

周易解序

春秋解序

詩解序

先聖大訓序

曾子序 已上出訓語

陳規守城錄序

鄉記序

卷十四

記

申義堂記

內訟齋記

莫能名齋記

詠春堂記

參前記

達菴記

昭融記

絕四記

樂平縣學記

臨安府學記

樂平孚惠廟記

饒娥廟記

二陸先生祠堂記

磬齋記

永嘉郡治更堂亭記

永嘉郡學永堂記

敬止記

連理瑞記

深明閣記

知樂亭記

賢覺齋記

著亭記

永嘉平陽陰均堤記 已上出甲稿

時齋記

安止齋記

節菴記

和孺記

憤樂記

復禮齋記

安止記

巋然齋

默齋記

樂平縣重脩社壇記

永堂記 已上出遺書

卷十五

賦

廣居賦

南園賦

東山賦

蛙樂賦

月賦

心畫賦

詩

明堂禮成詩

內丹歌

登石魚樓

石魚樓 二首

寶蓮官舍偶作

遊樂平明巖

送黃文叔侍郎赴三山

熙光

明融

詠春

丙子夏偶書

偶作

丁丑詠春偶成

丁丑偶書

乾道撫琴有作

侍象山先生遊西湖舟中胥必先周元忠爽

偶成

夜蚊

奉檄往哭象山復會葬及歸自金谿留宿本

縣僊樂觀歸而作是詩

張時可惠示甲乙藁

富春龍門

丹桂

和胡鼓院郊臺致齋即事

和陳大著追九日之集

題將作軍器二監
和提舉留題縣驛

賀朱倅

送章大著出守衡陽

賀王使君

上耿泉生朝

上鄧憲生晨

代馮似宗壽樓文昌

嘉定改元久旱得雨詩呈張令君

喜雪次陳書韻

蒙檢詳封送與諸同朝倡酬

壽葉倅生晨

賀傅憲生晨

壽趙泉使

臨安張帥生晨詩

次韻吳機宜

次韻吳天機已上出甲稿

偶成二首

示葉元吉

偶書三首

慈谿金沙崗歌

大哉

謁泰伯廟

偶作

贈野牛

湍水巖禱雨詩

蒙訓

金明池

歷代詩

三皇五帝

夏

商

西周

東周

秦

西漢

東漢

三國

西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宋

已上出遺書

卷十六

文

永嘉勸農文

跋

跋汪尚書達古字碑刻

跋厲氏李氏墓碣

書雲萍錄趙德淵親書後

書馮帥功

書表軸

銘

中庭呼召磬銘

雲石銘

慈湖書屏

馮甥請書屏

行狀

象山先生行狀

墓誌銘

銘張渭叔墓

宋母墓銘

半亭高祖墓記

蔣秉信墓銘

舒子德新墓碣

鄒魯卿墓銘

鄒元祥碣

鄒德祥尊人墓銘

冢婦墓銘

葉元吉妣張氏墓銘

宋楊公伯明對志

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

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

宋故孺人蔣氏墓誌銘

宋翰林醫痊減公墓誌銘

陳夫人墓誌銘

王德高墓誌銘

卷十七

祝文

謁宣聖文 二首

先聖祝文

紹興府元日釋菜祭文 三首

先聖

先師兗國公

先師鄒國公

祖象山先生辭

代李伯誠祭象山先生文

奠徐子宜辭

奠高處約辭

祭孫元禮尊人

祭沈叔晦文

祭袁之屏文

祭舒元英文

祭趙子欽辭

奠呂子約辭

奠舒元質辭

局中祭先聖

先師

鄒國公

辭廟文

秋祀禹廟

晉王右軍祠祝文

唐顏魯公祠祝文

縣學立大隱楊先生石臺柱先生祠文

邑人求春秋祀董孝君詞

諸廟

土地

祭中雷文

饒娥先聖

祀社

后土勾龍氏

稷

立春祭太皇勾芒文

祭風師

祭雨師

慈濟遺書卷目錄
到任謁社稷

到任謁諸廟

誅辭

謝雨

祈雨

諸廟祈雨

社稷

社

稷

諸廟祈雨

奉安聖水文

海神祠山文

祈雪疏文

封贈告家廟

受誥告廟

冬抵臨安禘享文

焚黃祝文

奠余兵侍辭

會奠邑宰鄭令君辭

奠林景初辭

祭潘叔昌知縣文

祭高仲圓知丞文

祭伯兄文

祭愿禪師文

奠安康郡大夫人辭

奠鄉相慶國太夫人辭

奠馮氏妹辭

祖奠馮氏姊辭

祖奠姪婦舒氏

奠孫甥子方

奠曹叔達

詞

上元設醮青詞

默醮青詞

禳火青詞

設醮青詞

祈雨青詞

又

施斛詞旨

永嘉季春祈雨碧玉醮青詞後雨作改用

卷十八

附錄

寶謨閣學士奉政大夫慈湖先生行狀
文忠西山先生真公跋文元公行狀後
曾定遠五葉

慈湖先生遺書目錄終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一

家記

已易

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為書不以易為已不可也
以易為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為已之變化不可也天
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
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容易是已不可得畫而為一
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
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
畫而為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

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觀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隕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為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為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墻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為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吾性

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為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徃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健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已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

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彖之言舉萬物之流形
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于乾之一卦
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
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
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
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
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
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
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
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為君也明此以北

面舜之所以為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
之彖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
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
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
天此物也地此物也人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已也
皆我之為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
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
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
者陽為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
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為

主陰入于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
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
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
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
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為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
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
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
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
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
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

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
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為已而惟執
耳目鼻口四肢為已足割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
膚也是枯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
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小也坐血
氣而觀已不知已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
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爾殊言吾之始名
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
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
吾之剛為九指吾之柔為六指吾之清濁為天地指

吾之震巽為雷風指吾之坎離為水火指吾之艮兌為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為日月以吾之變通為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為萬物以吾之視為目以吾之聽為耳以吾之噬為口以吾之握為手行為足以吾之思慮為心言吾之變化云為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為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偽其得謂之吉其失謂

之凶其補過謂之無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憊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已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桔也安得無私與桔者而告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

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為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嗜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

在聽非聽在嗜非嗜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嗜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眾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為聖者不加為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為

昏為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
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即道
天即乾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即天萬物
即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間
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
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
何以明之天地即易也幽明本無故不必曰仰觀俯
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無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
知其說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已說也神

即易道即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
善莊周陷溺乎虛無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
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孔
子之言也聖人即易也德業即易也繼曰天地設位
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
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間有微礙者傳錄紀
述者之差也其大旨之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
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即易坤即易其曰乾坤毀
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白

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善學易者
求諸已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
不求諸已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所指也甚矣是
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已者千無一
萬無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無幾月
至者又無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况於不在孔門
者乎幸有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
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

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
有知乎哉無知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為其然也
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
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
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
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
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
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

精粗論也做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
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
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于善也文王翼
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做戒執吾執兢兢
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無
二我也無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矣而又曰執
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
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
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
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

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
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曠也象也者
像此者也爻也者做此者也非曠自曠動自動也一
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沉虛
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
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為難近取諸身殊不
遠也身猶遠爾近取諸心即此心而已矣曾子傳之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
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於
戲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
子之意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
子言必稱堯舜予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
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
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不至勞孟子諄諄
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於孺子將入井之時則何
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
之所自有也廣大無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

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間而人不自省
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思曰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
離也非曰造次間為之顛沛間為之無須臾而不為
也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
如是而今如是也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
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强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
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
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
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無思而吾心

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為心雖欲無斷續不可
得矣以血氣為已雖欲無強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
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
罷矣况於造次乎况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
作偽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偽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
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無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為
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故反失忠信之心即
道心即仁義禮智之心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
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
也頻復頻放而頻返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無

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無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
念慮之得失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
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
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
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
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
為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
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
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

以為道人之為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狹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億說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外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無咎無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于王庭非得志也介于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

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霑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吾已之中而以為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得而見也

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可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無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即敬即愛無不通矣有倫有叙無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已易終見甲葉

泛論易

汲古問三易經卦皆八何以所首不同或謂乾坤其易之門但當以周易為正果可如此說否先生曰今之言易者必求本于乾坤陋矣但見周易之書不見連山歸藏之書故必首乾次坤不知連山首艮重艮故曰連山歸藏首坤故曰坤乾之義連山夏后氏之易歸藏商人之易至矣執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三才皆易也三才之變非一則一非一則一或雜焉或純焉純焉其名乾坤雜焉其名震坎艮巽離兌皆是物也一物而八名也初無大小

優劣之間也形則有大小道無大小德則有優劣
道無優劣或首艮或首乾明乎八卦之皆易也易
道則變一而為八其變雖八其道實一杜子春日
連山宓戲歸藏黃帝

先生問汲古曰易卦諸彖言大矣哉曾講究否汲古
對曰彖言大矣哉皆定卦不知當何如看先生乃
指誨曰易卦諸彖言大矣哉者十二卦豫遯姤旅
言時義隨言隨時之義豈他卦皆無時義哉豈他
卦之時義皆不大哉坎睽蹇言時用豈他卦皆無
時用哉豈他卦之時用皆不大哉願大過解革言

時豈他卦皆非時哉豈他卦之時皆不大哉六十
四卦皆時也皆有義也皆有用也皆大也大矣哉
蓋嘆其道之大有言不能盡之旨事無大小無非
易道之妙聖人偶於此十二卦發其歎非此十二
卦與他卦特異也使每卦而言則不勝其言愚者
執其言智者通其旨豈特六十四卦皆可以稱大
矣哉雖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可稱大矣哉聖人於
豫隨遯垢旅則猶有義之可言至於願大過解革
則既不曰義又不曰用止曰時而已矣何以曰大
矣哉此正以明天地無一物一事一時之非易學

者溺於思慮不求其義聖人於頤大過解革盡捐
義用止言其時而嘆之曰大矣哉使學者無所求
索不容鉤深即時而悟大哉之妙則事理一貫精
粗一體孔子何思何慮文王不識不知信矣誨觀
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貞聖人既於乾言之又
於坤言之又於屯言之聖人於此謂學者可以意
通之矣故自蒙而下或言其一或言其二或言其
三至隨又全言之臨又言之無妄革又言之亦偶
於此數卦而復言非此數卦之特異也亦恐學者
執乾坤屯之卦異於餘卦故復於此言之以破其

疑於坤曰牝馬之貞者于以明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柔順勤行之正也剛陽在上無為而佚君之
道也柔陰在下有為而勞臣之道也君臣之分不
同而道則通也在君則剛則佚在臣則柔則勞一
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無二貞也子思曰天地
之道其為物不貳使牝馬之貞果劣於乾則屯不
言牝馬又大於坤乎雖庸人孺子知其不然也而
先儒率尊乾而卑餘卦非明乎易者也歸藏首坤
則乾又劣於坤乎學者不知連山歸藏是以蔽於
斯義或者又曰他卦言元亨利貞者彖釋曰大亨

以正與乾坤不同何耶曰此亦會通之義也元有始義有大義以始明之可也以大言之亦可也乾彖亦曰大哉無不可者文言雖列而四之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是又合元與亨而為一也彖舉乾元以統亨利貞則四德之名雖殊而實同也屯隨曰大亨貞又與餘彖不同亦隨卦發明大易之道不可以一端拘也六十四卦皆易也六十四卦皆元也皆亨也皆利也皆貞也聖人偶有所言偶有所不言隨意發明舉一隅三隅可及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欲詳其言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

繫易之辭至於今不已猶不得而盡也且諸卦間有贊辭曰大矣哉者所以嘆其道之至大所以明易之道也非獨此數卦者有易之道餘卦無也雖庸人孺子知其不然也自坎遯睽蹇旅皆可以言大矣哉而况於他卦乎元亨利貞猶是也今夫人一話言何從而始乎非元乎一念慮何從而始乎非元乎日用應酬變動不窮非大亨乎咸有利焉非利乎已則利乎物又有正焉正則行邪則否正則利邪則害自一人之身一日之中元亨利貞咸具焉而况於他乎一以貫之物物皆易事事皆易

念念皆易句句皆易號名紛然變化雜然無一非
易見訓語

汲古問易乾卦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
之仁以行之先儒謂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
脩業也此言如何先生曰學貴於博不博則偏則
孤伯夷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惠惟
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偏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學
也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語曰君子博學
於文學必有疑疑必問欲辯明其實也辨而果得
其實則何患不寬何患不仁然聖人垂訓所以啟

後人後人問辯未得其實而自以為實者多矣故
諄復而誨之誨之以寬則凡牴於己私執於小道
者庶其有警孟子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此猶未足以盡寬之至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庶
乎其寬矣然此猶可言而及者猶有涯畔未足以
盡寬之至孔子曰言不盡意又自謂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能解非心思之所能及然
則寬即仁仁即寬而聖人復言仁者以人之學道
固有造廣大之境未盡其妙而止輟溺於靜止而
無發用之仁故卒曰仁以行之如四時之錯行如

雷霆風雨之震動變化而後可以言仁未至於此則猶未可以言仁也 見誨語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凡物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無不利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勉強本有者奚俟乎習此雖人道即地之道故曰地

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不光明者必入於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大必昏必不利六三含章可貞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或者徃徃於是疑其為小故聖人特發之曰智光大也道一而已初無大小六四括囊無咎無譽亦此道也方時閉塞義當括囊而謹易道之見於坤見於謹者也二言坤道政五言坤道之盛他卦之五多明君象至於坤則臣道也故五止言臣位之極盛黃者中之象言乎得其中道也故曰通

理言理以明中非中自中理自理也蒙者下服言
乎正人臣之位居人臣之體也故曰正位居體明
乎得道者必能守分而不犯此非設飾者所能由
中而發發於文為故曰元吉文在中也言乎文非
外飾乃中誠而著也伊周之事人咸信之不疑
其為非信其誠也王莽設飾故卒罹大禍初之履
霜謹微之道也上之龍戰道之窮也皆易之道而
有昏明邪正之辨也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九六
不同而用同乾造始坤代終始終不同而其大則
同故曰以大終也至哉之坤即大哉之乾也名分

不同而道同也為妻為臣而失道則不永則不貞
得其道者必永必貞二三四五皆能用六惟上六
不能用六反為六所用為形體所使為勢位所動
故凶初亦不能用六故為霜為冰為不善之積能
辨之於早則能用之矣

汲古問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何以謂之果
先生曰果者實之謂德性人之所自有不假於求
順而行之無有不善有行實焉行虧則德昏矣德
性無體本無所動本不磨滅如珠泥沙而失其明
如水不濁則性不失矣順本正之性而違之是謂

果行所以育德 見誨語

汲書問蒙何以養正先生曰蒙者不識不知以養正性 見誨語

需得其道必得所需需失其道必無後獲需待也彼此相孚則應矣人所需待多動手意非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此之謂道如此則人咸信之故曰孚如此則得所需矣亨矣得所需亨通或放逸失正故又曰貞乃吉孚與光與正本非三事以三言發明道心一動乎意則不孚不光不正謂之人心故舜曰人心惟危明其即入於

邪入於凶禍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以小畜大以臣畜君之道也畜有養義有止義以下畜上非勢之順者而有道焉非柔則不敬不順非得位則不可以有所行豈有居下位而可以行畜君之事者乎雖柔雖得位使人心不悅雖悅而不至於上下皆悅而應之亦不能以畜君天下事未有人心不悅而能行者而况於畜君乎故必上下之心咸應之乃可其德健則力足以行事而無困懼不繼之患巽則順入乎君心剛則物

莫能變中則不偏不倚剛中兩言足以發明道心
之本人臣能健能巽而中無其本亦不能致亨健
矣巽矣剛矣中矣或所畜之君雖略相應而諫不
盡行言不盡聽則臣亦不可謂得行其志亦不能
亨於戲物情事理如上所序節節如此曲折如此
乃易之道也雖柔得位以明六四之象衆陽咸應
有上下應之相下乾健象上巽巽象剛中二五之
象四五剛柔相得有志行之象非象自象道自道
也此正易道之見於小畜六畫者然也象著其象
彖發其義所謂柔也得位也上下應也健也巽也

剛也中也志行也非每事而致其力也合是數者
以發明易小畜之道得易道之全者自能當小畜
之時盡小畜之義自與此彖辭無不合有一不合
必於道有虧焉齊景公悅晏子之對作君臣相悅
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亦小畜
之小亨也何者晏子猶未有剛中之大本故也易
者天下之大道聖人之大道雖甚賢者未能盡也
雖高明之士已得大本而物情事理委曲萬變往
往踈略不能皆盡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
易可以無大過明知夫易者大聖人之事變應無

窮之道晚年成德乃可學也

汲古問先儒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得天地之心此說如何先生曰三才之間何物非天地之心何理非天地之心明者無俟乎言不明而欲啓之必從其易明之所以啓之萬變萬殊不可勝紀難以明指陽窮上剥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心即人之心即天地即萬物即萬事

即萬理言之不盡究之莫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為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所莫究其所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萬物萬事萬理一乎二乎此尚不可以一名而可以二名乎通乎此則變化萬殊皆此妙也喜怒哀樂天地之雷霆風雨霜雪也應酬交錯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也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於戲至哉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語

汲古問說卦云離為甲冑何也先生曰剛在外以衛已取其外實中虛也汲古又問古之兵用皮為甲秦漢以來改用鐵豈非後人多好戰故以鐵為之乎先生曰函人為甲犀甲兕甲合甲革堅者支久惟甲之足以當矢刃者以其柔勝剛也後世易之以鐵豈古聖不如後人之智嘗以問諸軍將曰蠻人用皮甲若大國用之則不威重爾實不如革也見誨語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萬物紛擾萬事雜併實一物也而人以為天也地

也萬物也不可得而一也不可得而一者睽也睽異也故不可得而一者衆人之常情而未始不一者聖人之獨見非聖人之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體自未始不一也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惟人執其途而不知其歸溺其慮而不知其致夫是以見其末而不見其本轉移於事物而不得其會通聖人懼天下遂牯於此而不得返故發其義於睽之豕夫天穹然而上地隕然而下可謂甚相絕聖人則曰其事同也今攷天地之事陰陽施生同於變化同於造物謂之同猶無足甚疑至於

男女斷然不可以為一人聖人將以明未始不一之理則亦有可指之機曰其志未始不通也夫以男女之不可以為一人而今也其志則通通則一然則謂之一可也又豈特男女之若可以說合者為然舉天下萬物如鳶之飛至於戾天魚之躍乃不離於淵孰知鳶之所以飛者即魚之所以躍者也林木之喬聳砌草之纖短判然則性之不同而體質之殊絕也孰知夫木之所為喬而聳者即草之所以纖而短者也苟於此而猶有疑則試原其始木之未芽草之未甲木果有異於草草果有異於木乎天者吾心之高明地者吾心之博厚男者吾心之乾女者吾心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物而數名謂之心亦謂之道亦謂之易聖人諄諄言之者欲使紛紛者約而歸乎此也

汲古問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有以為雷行風從相資而相益此說是否先生曰見善則遷有過即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也人誰無好善改過之心或有以為難而不能遷改者患在於動意意果不動則虛中無物如鏡如空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道心精
一故無有沮滯也先生曰聖人不貴無過貴改過
汲古對云故夫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
內自訟先生曰世之學者多溺於空寂以自訟為
非道豈聖人以非道教人汲古遂蒙先生書七言
以示誨云能見其過內自訟誰知此是天然勇多
少禪流妄詆訶不知此勇不曾動又書六言云兢
業初無蹊逕緝熙本有光明自覺自知自信何思
何慮何營鏡裏人情喜怒空中雲氣紆縈孔訓於
仁用力箕疇王道平平 見誨語

鼎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而大亨以養聖賢諸儒多求象外之義必求以木
巽火之義又求聖人亨以享上帝之義又求大亨
以養聖賢之義不得其義遂穿鑿其說不知彖辭
所言甚明甚正不必他求鼎象也言鼎卦儼然有
鼎之象有腹有足有耳有鉉以木巽火言其亨飪
也即以木巽火即大易之道即亨飪即大易之道
聖人亨於鼎以享上帝此外亦無說此即大易之
道使有說則不足以享上帝矣胡不聞文王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乎養聖賢則不一而足所亨多矣

故曰大亨自大亨之外亦無說此即大易之道也
學者於易之書每求其說每求其義至於巽而耳
目聰明以下則有義矣自鼎象也以下無義之可
言也嗚呼天地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
諸儒唯知有說有義之為易不知無說無義之為
易說猶無可言義猶無可說而況於無說而疆鑿
其說無義而疆起其義乎深悟無說無義之為易
則庶幾乎入何思何慮之妙明大易一貫之旨矣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云云善止
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實不知止知行而

不知止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
當其時猶未為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
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
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情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
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為一如其背則
得其道矣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
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為
艮惟此為止其所為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
剛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
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

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自是無思無
為如水鑑如日月光明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而
不留於色耳雖聽而不留於聲照用如此雖謂之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
實無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言不失
其本止也非果有其所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
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此類也使有所矣夫
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為妙而有形
者不妙耶豈獨無形者為道而有形者不道耶未
始不一人自不一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正人物

交際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不
動手意雖見而非見也見立則意動而遷矣非止
也天地之變化豈有所動哉日月之靡所不照豈
有所見哉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
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洞覺者當
無疑乎此也曰上下敵應不相與者以是卦上下
皆敵初與四皆陽二與六皆陰三與上亦皆陰無
相與之象也既曰敵矣何以言應非謂截然不與
物應也雖應而不動也猶未嘗相與也苟惟不然
則意起而私立物我裂而怨咎交作矣非良止之

道也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見善即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即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徃徃多自謂已不能為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徃徃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體何者為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為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為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美毀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氣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無體無所加損何善之

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胸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阻滯也

易上下繫雖非孔子所作而其間得之於孔子者多矣其言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雖不繫之子曰而吾信其為孔子之言也其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亦信其得之於孔子者也吾深念堯舜三代所以治天下之本旨不復見於後世深念孔子沒似是而非似正而邪之辭充塞宇宙斯人相與沉迷于昏昏之中而正道不明也

舜命龍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周有訓方氏乃正辭之謂言之失正失實則作之於心發於其事卒以害道害道禍亂之原也正辭所以教之也聖人治天下禁民為非而已無他事也禮樂刑政一本諸此自子思孟子之言其失實者猶多而况於下焉者乎

少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為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為寂然

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於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於象山陸先生聞舉扇訟之是非忽覺簡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泛應無不可者及後居妣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略省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思無為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又曰變化云為不獨簡有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心益信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顧人不自知不

自信爾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至哉聖言豈訓詁之所能解既曰書不盡言矣又曰繫辭以盡其言既曰言不盡意矣又曰立象以盡意於乎至哉似矛盾而非矛盾也似異而實同也聖人之言意豈盡不盡之所可言言盡亦可言不盡亦可云不盡者聖人之實言云盡者亦聖人之實言此唯智者足以知其解知其解者始信天下

何思何慮始信孔子果無隱於二三子始信六十四卦卦齊一始信三百八十四爻爻不殊汲古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隨寓而有如何分上下先生曰此非孔子之言蓋道即器若器非道則道有不通處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至哉聖言實語也而自孔子以來至于今知之者寡同歸殊塗取喻爾非實有歸有途也極上下四方之間古往今來萬物變化有無彼此皆一體也如人有

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皆一人也自清濁分人指輕清而高者曰天於是靡然隨之曰天指重濁而下者曰地於是又靡然從之曰地至于今莫之改而實一物也清陽濁陰二氣感化而為日為月為風雨人物於是生皆一也曰彼曰此曰動曰靜曰有曰無皆是物也何以思為何以慮為一致爾人自百慮故又申言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多循誘罕言及此今欲破憧憧往來之感不得已申言之以明聖心之實自聖人觀之一猶贅言何俟乎思慮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為未覺者設也又曰君

子有九思為未覺及覺而未全者設也堯之文思如晝夜寒暑之變化也臯陶曰慎厥身修思永以舜禹雖聖猶未至於堯之大聖也孔子贊堯曰大哉贊舜曰君哉不無小間也然孔子垂教奚可不循循善誘也言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者將以形容屈信相感而利生使人知往屈非不利通其屈信之異見也又言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屢屢言屈非不利聖人知人好惡偏陷深固故諄諄然漸啓之又進之曰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即所以崇德也明道

非無用於世即利用安身無非大道而人自不覺也大道坦夷如此而已過此以往無可言者故曰未之或知也惟覺雖通達而未精未一故孔子為之不厭者窮盡其神用也前利用安身謂大略爾變化則不可勝窮無一云一為之非變化又言知化則聖道於是乎盡

初疑序卦之為義似迂雜卦之為文似亂後乃悟序卦之義殊不迂雜卦之文殊不亂六合之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何言非易縱言之亦可橫言之亦可以坤為首為歸藏亦可以艮為首為

連山亦可故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則皆宮也五色六章十二衣旋相為質則皆質也五行四時十二月旋相為本則皆本也曰本曰質曰宮皆易之異名然則錯綜而言之何所不可序卦雜卦雖無子曰無害於道



